

初春一个周末，清早往金山湾以东的国家公园登山，全程超过10公里。天朗气清，杨柳风吹面不寒，逶迤的小径干爽，偶然需涉清浅的小溪，跳进水漫流过的坡面，样样恰到好处。感觉于身乎好得无以复加，总括而言是：完完整整地拥有“自我”，连手机的信号也没有，别说任何种类的“帝力”了。轻风吹拂不多的头发之际，居然讥笑苏东坡不朽的词句：“长恨此身非吾有，几时忘却营营？”

坐在山脊上边啃火鸡肉三文治，边眺望如黛连山，心中冒起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亦如是”。拔起身下路人的狗尾巴草，“独坐莫凭栏，无限江山”随口而出，把手里的草虚拟为故土某处拍遍许多世代的“栏杆”。两只黑不溜秋的乌鸦在头顶盘旋，影子模糊，我把两句陶诗送给它们：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”不敢吟诵出声，怕两位“驴友”笑话，他们

4月17日晚，我听完梵志登与上交精彩纷呈的演出，激动不已时，突然收到了钢琴家德慕斯去世的消息。大师享年91岁，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，他多次来中国演奏。几乎每一场的曲目都称得上磅礴。而他的演奏水平，更是比肩前贤而后者难追。在绝对的朴素与自然中，到达了无与伦比的内在境界。我受到这种艺术的震动极深，于是不揣冒昧，曾先后两次对钢琴家进行过访谈。

回想起来，我们的第一次面对面，从最初的安排到整个过程都很美妙，当然还有个动人的结尾：我们陪着钢琴家走出休息室时，他半开玩笑地表示，“抱歉，我的脚可不像手一样灵活。”我说：“可您对于（钢琴）踏板的运用也很精彩。”“是吉塞金教我的，取得这样的效果，是因为我会倾听自己弹出的每一个音符。”可倘若你以为，他如同一位钢琴边的圣诞老人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第二次访问他，是我访谈音乐家的经历中一次提心吊胆的回忆。

德慕斯是极全面的音乐家：独奏家、最重要的艺术歌曲伴奏者、室内乐大师、作曲家，也是研究古乐器的专家。我深知访谈机会的宝贵，因此希望能在访谈中发掘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。但这样，就并不总是围绕钢琴家本人了。没想到，他因此变得急躁了，觉得我没在问和他有关的主题。

“你为什么一直问这些同音乐史有关的问题呢？”“因为能像您这样谈论这些问题的人，如今已经凤毛麟角了。”他的回答很直接：“巴杜拉-斯科达（大师的一位好友）对很多历史性的东西比我更了解，但我比他更有音乐性，哈哈。布伦德尔也是，他‘脑中’有很多东西，‘心里’却没那么多。可倘若缺少了‘心’，缺少了‘品位’，缺少了‘灵魂’，都是无法理解那些伟大作品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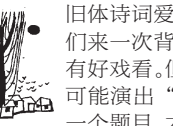
“很少有独奏家像您这么热爱艺术歌曲。”“那是因为其他的钢琴家都很笨。舒曼创作他的艺术歌曲时，写下了极美的钢琴部分，我很高兴自己弹得足够好，能去弹那些被称为伴奏的钢琴部分。”

这样的回答“直接”到有些骇人吧？好在访谈还是做得很精彩。德慕斯说，他有时甚至会向歌唱家“喊叫”，如果他们不够强大的话，就会被这种“喊叫”击垮。第二次访谈中，我也算领教了一次。但我深知，真正的喊叫其实是来自他的演奏，也来自他创作的音乐——它们都坚定不移地“喊”出了大师所坚持的美学，他坚信，并通过越来越蓬勃、强大的音乐表现的力量证明：他所坚持的这些都是真正符合艺术规律的。

这种坚持、这种喊叫，让他的艺术创作有时达到了伟大的境界。访谈中的强烈与直接、现场的某种急躁，更像是长期与环境苦斗而生出的敏感的“神经末梢”。这几天，我重读了第二次的访谈实录，我惊奇自己心中涌出如此强烈的敬意与伤感。于是我写下了这段话：“说一千道一万，你只是想表达这个世界上有某种‘美的真理’存在，不为时间所湮灭没，不为风雨所影响，也不能被任何的概念、奇思异想所玩弄；而你所做的，就是显明这真理的一部分。我为此敬佩你。哪怕第二次访谈让我提心吊胆。直到得知你去世两小时后，我才发现从你这里，自己究竟学到了多少啊。”



正在讨论《百年孤独》的得失。小憩之后，继续前行。掉书袋一发不可收，久已淡忘的诗句争先恐后，“芳树无人花自落，春山一路鸟空啼”“山峰随处改，幽径独行迷”“山从人面起，云傍马头生”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”……略感遗憾，如果同行者有三五位腹笥颇丰的旧体诗词爱好者，引诱他们来一次背诗竞赛，一定有好戏看。但不敢奢望还可能演出“斗”诗——出一个题目，才思敏捷的率先口占一绝，随后，各人竞相步韵唱和。一次春游回来，诗囊里添若干佳篇。可惜，这等兰亭式雅举只属钱装书时代。我连打油诗也做不来，只能看热闹。



到这阵子，还算得逸兴遄飞，然而，一个问题把自己问倒了：除了别人的诗，你独家所有的佳兴怎么表达呢？是啊！从开始我们就失去自我，无一处不是

人生如“模”

刘荒田

的意义。一代代名正言顺的抄袋，却应了叔本华的名言：“读书是让别人在我们的脑海里跑马。”

是啊，我们在“开卷有益”的思维定势下，可曾警惕，这“马”的铁路是可以毫不温柔地蹂躏你的思想的。叔本华以上警句还有下一句：“思考，则是自己跑马。”我们的问题恰在于，“独立思考”这四马起跑前，要么被权力拴住，失去驰骋的自由，要么自己惮于探险，急于去陈言，怯于解放心灵。于是，无一例外的，成为“两脚书橱”。

读死书，死读书之害，一位有“书痴”美称的朋友是这样描述自己的：为文堪称荆天棘地，好不容易写出一段，回头读，咦，怎么像从xxxx抄的？为了对照，找遍书架，把人家的原作检出，对照，果然多处雷同，罢了，推倒

烟花三月回故乡，要见的人、要去的地方很多，我选择去医院。

这是我们“自家”的医院，造福桑梓，惠及百姓，在庄市横河堰已屹立了整整一百年。门口有一本翻开的“书”，刻着：“一九一九年，叶雨庵、庄鸿来、陈理臣、赵友笙、陈兰荪、包大孝等众多本土旅沪义士承慈善之使命，筹款始创同义医院。”反复读着这段文字，眼中升起了薄雾。

往事历历。那时我还小。村里有个烂脚阿松（叔）。他不能下田，穷得连老婆都讨不起。他常坐在门口，搁着腿声长声嚎，人都躲着走。那天，来了两个穿白大褂的人，阿娘说，医生来救阿松，我们送水去给他们喝。

阿松坐在竹椅上，医生蹲在他面前，解开包着



一直为不喜食肥肉之人感到遗憾，甚而见到有人弃之如敝屣，忍不住痛心疾首，大叹其暴殄天物。仅仅是看到或听到“肥肉”这两个字，就足以让我垂涎欲滴了，仿佛嘴里已咀嚼到了那股富含油脂的肉香。曹文轩在文章里写：最好的、最值得人赞美的肉，是那种肥膘有“一捺厚”的肉。我深表认同，恨不得引其为知己。

要知道，肉类的香气气息，全在“肥”当中，也就是所谓的“脂肪”。其实，我并不愿称“肥肉”为脂肪，还是觉得“肥肉”之名更亲切。仿佛隔壁家的二婶端来一碗家常的红烧肉，也许看起来有点肥腻，光泽也并没有那么诱人，但吃到嘴里软糯香甜、入口即化，让人忍不住眯起了眼睛，用心感受在

舌尖层层绽放的缕缕肉香。

在我们豫北乡下，猪肉是广受欢迎，且普及度最高的肉类。除了价格实惠，我想，它本身的肥美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无论牛肉、羊肉、鸡肉，若是去掉其中所有“肥”的部位，那么食客们的评价恐怕只有一个字：柴。我那个牙口不太好的二奶奶的评价更直接：“木头疙瘩一样，没味儿。”简单的几个字，从外形、口感等各方面做出了准确评价。

取肥肉作为食材的菜品，最常见的要数红烧肉、东坡肉、蒜泥白肉和梅菜扣肉之类。有次参加笔会，一文人称红烧肉之类是“乡下粗鄙之人爱吃之物”。语气颇为不屑，仿佛肥肉是洪水猛兽，此大概忘了，东坡肉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最喜食之物，后人甚至以

夜光杯

重来。为了排除“人家的东西”，翻来覆去地折腾，整天写不到一张稿纸，撕掉的、团掉的，字纸篓差不多满了。写不出还是其次，由此痛感自己的冬烘已无可救药，竟至万念俱灰。他大梦初醒时，已近80岁，无力改换跑道。此公向来以渊博获文林推重。少时立志高远，终竟成就不高。

我在山上一路走，一路反省。单从人文修养与趣味这狭窄的范畴看，我们从小铸“按”进一个固定的模具，铸成“近似”远多于“独特”的“成品”。这一现象有多普遍，浏览网络里林林总总的时文，有多少被共同援引的“名句”就明白一二。因而，遍地是因循，苟且，少突破性创造，少有卓越的思想家。

想到这里，风声呼呼，我把夹克穿上，走近水声叮咚的溪流，波面没有漂着我倒背如流的旧体诗，顿感轻松。片刻，又有诗句在心头泛起：“我的名字写在水上。”是济慈自拟的墓志铭。无所逃于天地之间！

路，叔又背不动她，他去找人帮忙。一位护士见他团团转，叫来医生。医生走到船埠头，下船给阿娘看病，还打了针。他戴着金丝边眼镜，说话轻声细气，我一看就喜欢，伸出小脚要医生也给我看看。医生笑了，笑得真好看！只去了一次，阿娘的“瘤火”就消了！

过了好多年，我回老家养病。我去同义医院，童医生陪我去照X光，他说，现在有特效药，这病能治好，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了下来。正是困难时期，每次只能开两天的药，鱼肝油只能开12粒，我只好隔天跑医院，一来二去，和童医生熟了。每次去，他都会和我聊会儿天，不聊病，而是聊文学。我在镇上没熟人，去医院竟成了一件开心事。

病需静养，还要加营养。正是最难熬的日子，吃饱都不易，哪来营养！周日清晨童医生来敲门，他拿着两根竹竿说，今天我陪你去钓鱼。我们坐在河边，太阳明晃晃的。童医生教我捉蚯蚓拍昏，装上钓钩；又把鹅毛管剪成一段段，串在钓线上。他温和地说，要心静、身静、钓竿静，才能钓上鱼。养病也是这样，静下心来，病才会好起来。一个夏天，几乎每个周日，童医生都会带我去钓鱼，每次总有收获，

他之命名了这道菜。那个被质疑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的廉颇，据记载每餐要吃掉饭一桶，肉十斤。当然，史书未说明是肥肉还是瘦肉，但想来，若是又硬又柴的瘦肉，只吃几口就索然无味了吧。

一向爱憎分明的鲁迅，在吃饭上也秉持了这个理念。他不喜那些足以乱真的素肉、素鸡、素鱼。鲁迅爱吃、会吃，从不藏着掖着。《狂人日记》发表后，鲁迅专程请胡适到北京绍兴会馆吃饭，第一道菜就是梅干菜扣肉。这两个文学大腕都喜欢吃酱爆鸡丁，但必须要用猪肉爆炒，加入点脂肪，才更能激发出食材的香味啊！

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：肥肉之美，在于取其香而隐其形。排骨很符合这个标准，它巧

妙地把脂肪隐藏在骨棒四周，并深入到肌肉纹理当中。让人们在毫无防备之中大快朵颐。火锅店里的肥牛和肥羊，虽带着“肥”字，却几乎没有人排斥。奥妙在于肥肉和瘦肉亲密交织在一起，“肥中有瘦，瘦中有肥”，层层叠叠、煞是好看。吃到嘴里，口感也是层层叠叠，令人欲罢不能。有个朋友，对吃颇有研究。他告诉我，肥肉想要好看又好吃，炖4个小时以上，那种味道和口感，千金不换。

说到这，我已是饥肠辘辘，迫不及待地期待肥肉的油脂滋润了。虽然曾无数次摸着腹部浓缩蓄积的皮下脂肪，痛心疾首地说要戒掉肥肉，但一看到泛着油光、飘着浓香的肥肉，所有的誓言全都烟消云散了——先过瘾了再说！

像是挑战，但值得关注。一位空姐在微博上把演员刘诗诗由衷地夸赞了一番：飞机落地后，她去整理头等舱时，赫然发现刘诗诗座位的盖被叠得整整齐齐，而其他大咖的，或杂成一团，或堆在地下。为这一细节，她说“我好感动”。的确，这一不经意的琐碎，彰显了行为人的文化素养！

这小故事，让我猛然想起作家梁晓声对“文化”的独特解读。他说，“文化”是指：根植于内心的修养；无需提醒的自觉；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；为别人着想的善良。我细细咂味，深深赞同。离开飞机时，留下了芬芳和念想。比对一下，发现这完全合格。

我因此被搅动：我们原先对“文化”的理解，肤浅狭隘，习惯性地定量于学历、学衔、著作、职级、谈吐、声誉等可度量考核的显山露水的物质层面，而忽略了看不到的“精神长相”，忽略了言行举止的外延。试问，参照梁晓声对“文化”的解读，有谁把123年前的贫民教育家、义丐武训也称为文化人吗？

明乎此，在本轮清明祭扫时，我对都未曾上过蒙学、冥寿都超115岁的父母，更增一分虔诚：啊，他们也该列称为文化人。

且剪辑几帧。

几时，我是邻里称道的乖孩子。原来，我虽为受宠的独子，母亲的管教却最严。倘去作客，她必耳提面命，教以称谓、规矩等；若逾矩，下次不得“远足”以示惩戒。及至年迈，她行走不便，就专嘱我踩准节点，一一拜候长辈如仪。她坚持自克、受赠必偿、痛恨言而无信。母亲的另一嘉行尤为难忘。我家有一往来至密的亲朋，当年他已五十开外，因为失业，夫妻失和，离家打工，把积蓄的生活费交我母收藏，逐月支用。过了半年，他沮丧地嘀咕：阿嫂，我的钱快完了吧？钱没了，跳黄浦！我妈立即接茬：瞎说，还有好几个月可用呢！我把你的钱都放“印子钱”（旧时一种民间高利贷）了……这事以喜剧作结：当存款全罄时，他谋到美差，天伦复归。如今唯一见证的我知道，彼之转机是我一家五口半年衣食零用的悄悄付出。人向善，天不负。高龄的老母无疾而终，喃喃着“看，那么多仙女……”而含笑瞑目。

我老父是业中有名的酿酒师。一年除夕，基地作坊赶节，一下暴送500甕绍酒。他见店堂全员忙碌，竟独力堆垒。叠高五层，高逾2.5米，每甕净重50斤，忙完看似吐血。他常大包大揽这类分外事，收割赞誉，看似身体强健，一退休就垮。但他不悔。

榜样是帆，我的“文化四项”也见长。比如，我常随手捡拾大路中的砖石等障碍物，因为曾目睹夜色朦胧中双人疾驶者因此摔跌不起的痛苦呻吟；我每扔碎玻璃必小心包扎并加注明，更源于曾亲见一老农赤脚犁田时，脚底被“潜伏”土中的碎玻璃如剖鱼腹似地划裂时的惨叫声的记忆……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心有境界行则正。”文化乃双翅翱翔的大鹏，其中精神文化是现实的存在，更是穿越岁月的存在。这是对“文化”的理想诠释。您，能应对这一挑战吗？

这收获，当然不仅仅是鱼。我烦躁的情绪不知不觉褪去了，病也稳定了下来。而童医生并不是我的亲友，他只是一个大夫！外公陈兰荪先生参与创办的同义医院，是完全的民办医院，自始至终却不以盈利为目的，其宗旨是“为同乡竭尽义务”。众多乡贤连续几十年前仆后

继出谋划策、筹资捐款，即使年年亏损，依然能维持，且初衷不改。医生们为此情所感，个个慈眉善目，把患者视作亲人。这是一家有温度的医院，虽已易名为康宁医院，但处处仍是经久不息的人文回声。老楼虽旧，随处一欣然。院长对我说，欢迎回家。

妙地把脂肪隐藏在骨棒四周，并深入到肌肉纹理当中。让人们在毫无防备之中大快朵颐。火锅店里的肥牛和肥羊，虽带着“肥”字，却几乎没有人排斥。奥妙在于肥肉和瘦肉亲密交织在一起，“肥中有瘦，瘦中有肥”，层层叠叠、煞是好看。吃到嘴里，口感也是层层叠叠，令人欲罢不能。有个朋友，对吃颇有研究。他告诉我，肥肉想要好看又好吃，炖4个小时以上，那种味道和口感，千金不换。

写到这，我已是饥肠辘辘，迫不及待地期待肥肉的油脂滋润了。虽然曾无数次摸着腹部浓缩蓄积的皮下脂肪，痛心疾首地说要戒掉肥肉，但一看到泛着油光、飘着浓香的肥肉，所有的誓言全都烟消云散了——先过瘾了再说！

说到这，我已是饥肠辘辘，迫不及待地期待肥肉的油脂滋润了。虽然曾无数次摸着腹部浓缩蓄积的皮下脂肪，痛心疾首地说要戒掉肥肉，但一看到泛着油光、飘着浓香的肥肉，所有的誓言全都烟消云散了——先过瘾了再说！

像是挑战，但值得关注。一位空姐在微博上把演员刘诗诗由衷地夸赞了一番：飞机落地后，她去整理头等舱时，赫然发现刘诗诗座位的盖被叠得整整齐齐，而其他大咖的，或杂成一团，或堆在地下。为这一细节，她说“我好感动”。的确，这一不经意的琐碎，彰显了行为人的文化素养！

这小故事，让我猛然想起作家梁晓声对“文化”的独特解读。他说，“文化”是指：根植于内心的修养；无需提醒的自觉；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；为别人着想的善良。我细细咂味，深深赞同。离开飞机时，留下了芬芳和念想。比对一下，发现这完全合格。

我因此被搅动：我们原先对“文化”的理解，肤浅狭隘，习惯性地定量于学历、学衔、著作、职级、谈吐、声誉等可度量考核的显山露水的物质层面，而忽略了看不到的“精神长相”，忽略了言行举止的外延。试问，参照梁晓声对“文化”的解读，有谁把123年前的贫民教育家、义丐武训也称为文化人吗？

明乎此，在本轮清明祭扫时，我对都未曾上过蒙学、冥寿都超115岁的父母，更增一分虔诚：啊，他们也该列称为文化人。

且剪辑几帧。

几时，我是邻里称道的乖孩子。原来，我虽为受宠的独子，母亲的管教却最严。倘去作客，她必耳提面命，教以称谓、规矩等；若逾矩，下次不得“远足”以示惩戒。及至年迈，她行走不便，就专嘱我踩准节点，一一拜候长辈如仪。她坚持自克、受赠必偿、痛恨言而无信。母亲的另一嘉行尤为难忘。我家有一往来至密的亲朋，当年他已五十开外，因为失业，夫妻失和，离家打工，把积蓄的生活费交我母收藏，逐月支用。过了半年，他沮丧地嘀咕：阿嫂，我的钱快完了吧？钱没了，跳黄浦！我妈立即接茬：瞎说，还有好几个月可用呢！我把你的钱都放“印子钱”（旧时一种民间高利贷）了……这事以喜剧作结：当存款全罄时，他谋到美差，天伦复归。如今唯一见证的我知道，彼之转机是我一家五口半年衣食零用的悄悄付出。人向善，天不负。高龄的老母无疾而终，喃喃着“看，那么多仙女……”而含笑瞑目。

我老父是业中有名的酿酒师。一年除夕，基地作坊赶节，一下暴送500甕绍酒。他见店堂全员忙碌，竟独力堆垒。叠高五层，高逾2.5米，每甕净重50斤，忙完看似吐血。他常大包大揽这类分外事，收割赞誉，看似身体强健，一退休就垮。但他不悔。

榜样是帆，我的“文化四项”也见长。比如，我常随手捡拾大路中的砖石等障碍物，因为曾目睹夜色朦胧中双人疾驶者因此摔跌不起的痛苦呻吟；我每扔碎玻璃必小心包扎并加注明，更源于曾亲见一老农赤脚犁田时，脚底被“潜伏”土中的碎玻璃如剖鱼腹似地划裂时的惨叫声的记忆……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心有境界行则正。”文化乃双翅翱翔的大鹏，其中精神文化是现实的存在，更是穿越岁月的存在。这是对“文化”的理想诠释。您，能应对这一挑战吗？

这收获，当然不仅仅是鱼。我烦躁的情绪不知不觉褪去了，病也稳定了下来。而童医生并不是我的亲友，他只是一个大夫！外公陈兰荪先生参与创办的同义医院，是完全的民办医院，自始至终却不以盈利为目的，其宗旨是“为同乡竭尽义务”。众多乡贤连续几十年前仆后

继出谋划策、筹资捐款，即使年年亏损，依然能维持，且初衷不改。医生们为此情所感，个个慈眉善目，把患者视作亲人。这是一家有温度的医院，虽已易名为康宁医院，但处处仍是经久不息的人文回声。老楼虽旧，随处一欣然。院长对我说，欢迎回家。

妙地把脂肪隐藏在骨棒四周，并深入到肌肉纹理当中。让人们在毫无防备之中大快朵颐。火锅店里的肥牛和肥羊，虽带着“肥”字，却几乎没有人排斥。奥妙在于肥肉和瘦肉亲密交织在一起，“肥中有瘦，瘦中有肥”，层层叠叠、煞是好看。吃到嘴里，口感也是层层叠叠，令人欲罢不能。有个朋友，对吃颇有研究。他告诉我，肥肉想要好看又好吃，炖4个小时以上，那种味道和口感，千金不换。

写到这，我已是饥肠辘辘，迫不及待地期待肥肉的油脂滋润了。虽然曾无数次摸着腹部浓缩蓄积的皮下脂肪，痛心疾首地说要戒掉肥肉，但一看到泛着油光、飘着浓香的肥肉，所有的誓言全都烟消云散了——先过瘾了再说！

说到这，我已是饥肠辘辘，迫不及待地期待肥肉的油脂滋润了。虽然曾无数次摸着腹部浓缩蓄积的皮下脂肪，痛心疾首地说要戒掉肥肉，但一看到泛着油光、飘着浓香的肥肉，所有的誓言全都烟消云散了——先过瘾了再说！



边看边聊

文化人

黄柏生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

文化人